

[美] 大卫·西蒙 著
徐展雄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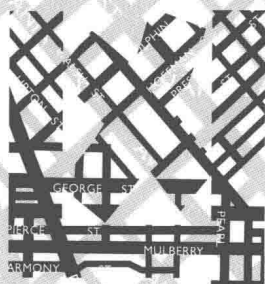
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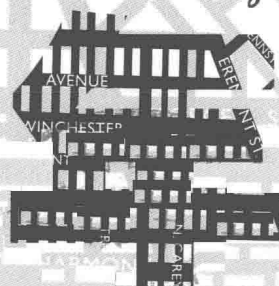
3

年

上海三联书店



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美] 大卫·西蒙 著
徐展雄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年/(美)大卫·西蒙(Simon, D.)著;徐展雄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7

ISBN 978-7-5426-5084-9

I. ①凶… II. ①大…②徐…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7925 号

凶年

著 者/[美]大卫·西蒙

译 者/徐展雄

责任编辑/彭毅文

装帧设计/王丹青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4175971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710 千字

印 张/30.75

书 号/ISBN 978-7-5426-5084-9/I·994

定 价/78.00 元(全三册)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CONTENTS

目录

1	第一章
91	第二章
199	第三章
265	第四章
347	第五章
433	第六章
511	第七章
595	第八章
683	第九章
805	第十章
907	尾 声

后 记 921

此生追忆 927

结 案 959

第九章

10月13日,星期四

所有犯罪,本质相同。

这一次,她不是被刺死或剖腹的,她是被射杀的。这一次,她没有梳着辫子戴着亮色的贝雷帽,她的头发是往下放的,而且体重稍重一些。这一次,从她的阴道里找到了残余的精液因此有了强奸的物证。这一次,她不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消失的,而是在前往公交车站的路上消失的。这一次,她不是11岁,而是大了一岁。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完全一样。

九个月过去了。自拉托尼亚·金姆·瓦伦斯的尸体在水库山排屋被发现之后,已经九个月过去了。而哈里·艾杰尔顿发现自己再次站在了巴尔的摩的一条巷子里,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邪恶场景。西巴尔的摩街1800号,一个无人居住的排屋背面,铸石车库的边上,一个穿着衣服的小女孩。她的后脑勺有个枪眼——初步判断为.32或.38口径的——近距离射杀。

她的名字：安德里亚·佩里。

她的母亲住在一个街区之外的菲亚特街上。当法医把尸体抬出巷子时，母亲刚好来到了案发地点。她的女儿从昨晚开始便失踪了。她是在看到晚间新闻之后立刻赶来的。新闻并没有明确死者的身份，据说还是一个比安德里亚年龄更大的女孩，或是个年轻女子。可是，母亲预感到了不祥。

母亲跟随警探来到佩恩街，确定死者身份的过程无比痛苦，即便是早已对此麻木的法医也不堪忍受这一幕。他们把母亲带到凶案组，罗杰·诺兰还未开始讯问，她便嚎啕大哭起来。

“回家吧。”他对她说，“我们明天再谈。”

与此同时，艾杰尔顿则留在法医办公室，看着又一个被谋杀的女孩被解剖尸检。然而，这一次，艾杰尔顿是主责警探。事实上，他是负责此案的唯一警探。他告诉自己，这一次，结果肯定会不同。

然而，安德里亚·佩里一案不仅是艾杰尔顿——这位凶案组精疲力竭的孤独者——的专属职责，也同样是他的巨大负担：所有人都盯着他看，这是他个人的“红球案件”。

而虽然安德里亚·佩里一案具有重大案件的所有特征——被谋杀的未成年人，残暴的强奸和凶杀，登上了六点钟的头条新闻——这一次，警局上峰的反应却和拉托尼亚一案截然不同：没有特派的专案警探了，犯罪现场也没来那么多人，第二天也没执行对案发现场的扫荡式排查。领导们缄默了。

这并不是艾杰尔顿的错。就算换成另一个警探来负责此案，结果也依

然相同。为了拉托尼亚·瓦伦斯一案，达达里奥的人马业已矛盾重重。为了这个小女孩，他们耗尽了人品请求各个分区巡逻警的协助。为了让小女孩沉冤昭雪，他们展开了长达数月的调查，并为此牺牲了其他案件。可是，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石沉大海，这让达达里奥手下的所有警探都意识到，无论花费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多少资金，只要没有证据，一切都等同于零。它依然是起未破之案，和其他未破之案一模一样——只不过，它的悲剧性更大一些——而现在，没有人再想碰它了，它成为了独一位孤独警探的专属执迷。

但凡成功，必有催化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失败。同一班人马业已对一起少女谋杀案束手无策，那么，当另一起相似的少女谋杀案发生时，他们也就懒得再费无用功。警局没有针对安德里亚·佩里一案大动员，也没有高调表示惩奸除恶的正义姿态。毕竟，现在已经是十月了：人人都在忙。

艾杰尔顿反而乐得如此。在达达里奥的队伍里，他是唯一一个从未向其他同事请求帮助的警探。当然，这一次，诺兰还是会帮助他；无论发生什么，诺兰总是力挺艾杰尔顿。但除了这位警司之外，分队中的其他人都各管各事，无暇顾及他人。即便艾杰尔顿想请他们帮忙，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口。自打他离开犯罪现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明白了这是他一个人的案子了：好吧，那就这样吧。

艾杰尔顿刚刚来到现场时便告诉自己，这一次，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那些他认为葬送了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的错误；而即便他又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也将独自一人承担其后果。在今年的大多数时间

里,汤姆·佩勒格利尼一直在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自责,那些错误或许是真实存在的,或许是他想象出来的。任何未破之案都会让警探产生自我怀疑,总以为自己在查案过程中遗漏了什么,而另一些错误却是由警探对“红球案件”的失控而导致的——至少,艾杰尔顿知道,佩勒格利尼就是这么想的。朗兹曼、艾杰尔顿、艾迪·布朗、专案警探们——虽然他们所有人都受制于主责警探佩勒格利尼的调配,可与此同时,他们所有人也都对案件有所看法和意见。特别是那些比佩勒格利尼闲得多的老探员,他们会对案件的进展施加巨大的影响力。艾杰尔顿想,他不会再犯佩勒格利尼的错误了。

至少,这一次,他不会对勘查现场这一环节上犯错了——这不仅是个未成年少女被弃尸的现场,而且是个真真切切的谋杀现场。负责勘查现场的只有艾杰尔顿和诺兰两人,而他们也没让任何人干扰他们的工作。勘查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他们也没有急着让法医抬走小女孩的尸体。他们甚至准确记录了女孩衣物的细部:虽然她穿着衣服,但夹克衫和衬衫的扣子却没有对上。

他们和犯罪实验室无间合作。艾杰尔顿从女孩的衬衫上发现了几根毛发,女孩身上哪怕再细微的伤痕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他在巷子里发现了一颗.22弹壳,虽然杀死女孩的子弹貌似比它的口径更大。不过,下定论为时稍早:当一颗子弹射穿人类的皮肤时,皮肤上的接触点会因此而扩大,继而再慢慢变小,回到准确的大小。但是,这里说的是皮肤和软组织。当受害者头部中枪时,弹眼的大小并不会变化;所以说,这个.22的弹壳基

本上和本案无关。

现场周围并没有血迹。艾杰尔顿仔细检查了受害者的头部和颈部,他可以基本断定,她就是在这个车库底下流血而亡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被带进了这条巷子,被逼跪了下来,而后凶手以处刑的方式冲她的后脑勺开了一枪。子弹并没有射穿脑袋,在之后的尸检中,法医从她的脑门里取出了一颗严重变形的.32子弹。除此之外,法医也从她的阴道体液中发现了精液——他们可以以此确定嫌疑人的DNA。和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不同的是,杀死安德里亚·佩里的凶手留下了足够多的物证。

制服警带了两个人去市局,可是,他们能提供的信息却少之又少。他们貌似都不是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第一个说自己是从第二个那里了解到情况的;而第二个则告诉艾杰尔顿,当时他正走在巴尔的摩街上,有个老妇人告诉他巷子里有具尸体,而他也并没有亲自去到现场,只是把这则谣言告诉了第一个人,于是,第一个人便报了警。那个老妇人是谁?第二个说他根本不认识。

艾杰尔顿开始事无巨细地展开调查。他终于可以不受任何人干扰,按照自己的节奏办案了。案发之后,西区分局曾对现场周围做过仔细的排查,可艾杰尔顿觉得这样并不够。他花了数天时间绘制了一张详细的案发现场图,上面列举了附近每一幢排屋的住客,并记录了对应的犯罪前科和不在场证明。这片位于巴尔的摩西区下端和南区交接的社区虽然不大,却是犯罪的温床。万恩街毒品交易点就在一个街区之外,什么样的人都会在此附近出没,因此也增加了缩小嫌疑人范围的难度。然而,这样的排查恰

好又是艾杰尔顿所擅长的：他可以深入到某片社区中去，直到那里的每个人都信任他，并向他提供信息——就此能力而言，凶案组里无人能出其右。

这得部分归功于他的长相——艾杰尔顿黝黑瘦长，一头灰白的头发，嘴上还有一簇浓密的胡子。他帅得恰到好处，不会让人觉得具有攻击性。当他出现在犯罪现场时，那里的女孩子们都会偷偷地围拢在警戒线外，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打量他。她们叫他“艾杰警探”。和凶案组的大多数警探不同，艾杰尔顿培养了自己的线人——很多都是18岁左右的黑人女孩，而她们的男朋友则都是为了毒品和金项链在街头厮杀的流氓黑帮。这些线人被证明是有价值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身中数枪的街头男孩还在被送往霍普金斯医院的途中，艾杰尔顿的BB机就已经响了起来，它上面所显示的号码则是某个东区的公共电话。

再优秀的白人警探都无法顺利地贫民窟调查办案，而艾杰尔顿却能在那里如鱼得水。而他比其他同肤色警探更厉害的地方则在于，他可以让那里的人忘记他的警察身份。大学医院的急救室里，只有艾杰尔顿才会有意帮受伤的女孩洗净她手上的血污。在霍林斯街的巡逻车里，只有艾杰尔顿才会从容地和某个毒贩子一起抽烟，继而从他嘴里套出证词。在街角的外卖店，在医院的等候室，在排屋的前厅，艾杰尔顿富有技巧地运用着自己的魅力，让那些根本不会相信凶案组警探的人突然之间对他着了魔。而他们对他的信任，竟然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连那些犯罪分子都相信艾杰尔顿的话，那么，安德里亚·佩里——这个真正无辜的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就更加没理由不相信他了。

据佩里的家属和邻居说，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案发前夜的晚上八点，那个时候，她正送自己 18 岁的姐姐去西巴尔的摩街上的公交车站。姐姐说，在她登上公交车之后，她看见妹妹朝北走向菲亚特街 1800 号，她们的家正是在那里。姐姐是在当晚 11 点回到家的，她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睡了。她也觉得特别累，于是没有检查妹妹的状况便自己睡去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家人们才意识到安德里亚根本没有回家。他们报了警，可是，那天晚上的新闻摧毁了他们残余的希望。

奇怪的是，就在谋杀发生一天之后，所有媒体都对此案失去了兴趣。安德里亚·佩里之案竟然没有变成“红球案件”，这让艾杰尔顿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因为安德里亚比拉托尼亚大了一岁？难道是因为她所在的街区比水库山地区更乱也更偏远？无论如何，新闻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继续跟踪报道，因此，拉托尼亚·瓦伦斯案发生后的情况并没有再次出现，没有人争先恐后地打匿名电话举报嫌疑人。

事实上，唯一一个匿名电话是在尸体被发现几个小时后响起的：打电话的是个嗓音尖细的男人，他声称在听见枪声之后看到有个西巴尔的摩女人从巷子里跑了出来。艾杰尔顿当即判断，这个男人是在瞎说。凶手肯定不是个女人；从尸体内发现的精液证明了这一点。和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一样，杀死安德里亚的是男人，且是单一个男人——他不可能与他人分享如此黑暗龌龊的动机，更别提女人了。

那么，匿名者声称看到的女人会是个目击者吗？那就更加荒唐了，艾杰尔顿想。凶手之所以选择这条巷子和车库底下杀人，就是为了不让人看

到。他强奸了小女孩,为了不让她把此罪行告诉别人又杀害了她,那么,如果当时巷子里出现目击者的话,他又为何要开枪呢?艾杰尔顿十分确定,凶手比想象的要谨慎得多。他肯定是确定这条巷子里没有人后才把小女孩带到那里的。只有到了那时候,他才让小女孩跪倒在石墙边上。只有到了那时候,他才敢拔出枪来。

接起匿名电话的是加里·登尼甘,后者就此写了份报告,交给了艾杰尔顿。虽然艾杰尔顿十分确定这只是个无理取闹的举报电话,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通过电脑找到了这个女人的相关信息。他造访了她的邻居和亲属,对她做了了解,确认了自己的猜测。不过,他还是没有把这个女人带到市局来审。

毕竟,这个故事太不可信了,而且,对案发现场周围的排查出现了新的线索,艾杰尔顿无暇再顾及其他了。有人说,小女孩之所以会被谋杀,是因为她的一个亲戚惹祸上身,被人报复了。还有人说,凶手是某个毒贩子,他只是想以此来向这片社区的人示威。这片区域主要被两个毒贩子控制着,而他们两人的不在场证据都不怎么可靠。

让其他警探颇感惊奇的是,之前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艾杰尔顿竟然开始按时上班:每天一大早,他都会来到凶案组,拿起一把雪佛兰车的钥匙,然后驱车前往西巴尔的摩。他不会因为轮值时间的结束而让调查暂告一个段落,而是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有些日子里,诺兰会陪着他一起去西巴尔的摩,可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则是孤身一人,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事实上,他还乐得没有搭档同行。他知道孤身一人出没于街头巷尾

的好处；而对他不满的人则永远不懂。有几个凶案组警探从来不会只身前往贫民窟，当他们要去西巴尔的摩查案时，他们总是成对出现。

“你想有个伴吗？”警探们经常这样问彼此。如果有人实在别无选择只好孤身前往贫民窟时，他的同事总会不怀好意地祝福他：“哥们，小心点，可别被别人吃咯。”

把查案这一事体放在一边，艾杰尔顿完全明白凶案组内部的兄弟情谊有多重要。然而，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单独行动的艾杰尔顿能在那些高层住宅找到了他想找的目击者；而那些成双成对出现的警探则总是无功而返。艾杰尔顿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便是极其愿意和警察合作的目击者，他们对单一个警探所说的话，也要比对两个警探说的多得多。而在不肯合作或对警察抱有不信任态度的目击者看来，三个警探的同时出现无疑等同于向他施压胁迫。这将是场灾难，因为当一个警探穷尽其所有技巧之后，侦破一起案件的最终要义便是走上大街，找到目击者，然后让他如实交代。

优秀的警探总能谅解艾杰尔顿对独自行动的坚持。沃尔登便是其中之一。每当沃尔登和詹姆斯以及布朗一起出现在某个目击者的门口，并把后者吓得退缩回去后，沃尔登总是会独自驱车再次造访那个人。可是，事实依然是，凶案组里仍有一些不敢单独行动的警探。

艾杰尔顿从来不怕；他知道，单独与否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怎么和那些人打交道才是。态度就是他的盾牌。两个月前，他接到了一起发生在艾德蒙逊街和培森街口的涉毒凶杀案。在他来到现场完成勘查工作之后，他

想都没想便直接独自走向艾德蒙逊街——那里简直就是罪恶的天堂。他一一过问那边的街头男孩,就像在环球电影公司片场巡游的查尔顿·赫斯顿^①。他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目击者,或至少某个愿意偷偷告诉他一小时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但是,那些街角男孩无一例外傲慢地瞪着他看,并且一言不发。

艾杰尔顿并没有放弃。他对这一整条街对他的敌意熟视无睹,继续向前进,来到艾德蒙逊街和布莱斯街的街口。他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把一个塑料袋递给了一个成年男孩,后者偷偷地跑开了。艾杰尔顿直觉机会来了。虽然街上的毒贩子们仍死死地盯着他看,他不管不顾地抓住小男孩,并把他拖进了街角的雪佛兰车,逼他告诉自己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个在两个街区之外的西区制服警看到了这一幕。事后,他告诫艾杰尔顿说他不应该这么做。

“你不能独自去那个地方,”他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呢?”

艾杰尔顿只是摇摇头。

“哥们,我认真和你说呢。”制服警说,“你的身上,可只有六发子弹而已啊。”

“我根本连枪都没带。”艾杰尔顿笑着回答,“我忘了。”

“操,你说什么?!”

^① 译者注:Charlton Heston,著名美国演员,代表作有《宾虚》、《十诫》等。后期成为著名政客。

“嗯。我把枪忘在办公室里了。”

西区制服警彻底震惊了。一个警察竟然不带枪就去了艾德蒙逊街和布莱斯街——那简直就是羊入虎口啊。可艾杰尔顿不以为然。“这份工作,”他说,“百分之九十靠的是态度。”

调查安德里亚·佩里一案的艾杰尔顿再次回到了西巴尔的摩。很少有警察能像他这样如此从容地混迹在这片区域的当地人中。他拜访过案发巷子边上每幢排屋的主人,也和附近外卖店和酒吧的客人聊过天。他造访了菲亚特街上以公交车站和安德里亚家为两个终点的中间的每一户人家,希望他们其中有人曾看到小女孩和某个陌生人在一起。当一切都付之阙如后,他开始翻找巴尔的摩南区和西区的性侵犯案件卷宗。

事实上,他在案发早期便已就此事和南区、西南区以及西区分局行动小组做过沟通。他请他们寻找任何曾有过性侵犯未成年少女、绑架前科或使用.32口径手枪的嫌疑人。他请他们一旦发现可疑人物便和他联系。当拉托尼亚·瓦伦斯之案发生时,各区的行动小组都被调遣到了市局专门负责此案,但这一次,艾杰尔顿决定,他不会请求上级调遣分局人员来刑事调查部,而是他负责把任务分下去,让他们待在原本的岗位分头工作。

和“红球案件”相匹配的集体行动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尸体被发现的一天之后。那天,好面子的诺兰请求麦克埃利斯特、金凯德和伯曼至少花个一天时间来帮他们扩大排查的范围。

也就是在那一天,来帮忙的警探看到了本案卷宗里的匿名举报报告。他们都很好奇,为什么艾杰尔顿没有立即就这条线索展开追踪。在他们看

来，他至少应该把被举报的这个女人带到市局好好审问一番才对。

“可我不想这么做。”艾杰尔顿对诺兰解释道，“如果我把她带到这里，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问她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我对她束手无策。”

在艾杰尔顿看来，这恰恰是很多警探经常会犯的错误——在侦查拉托尼亚·瓦伦斯一案时，他对“捕鱼人”也犯了同样的错。千万别急着审讯嫌疑人。如果你手头没有可以把他制住的证据，当审问结束时，他们会更加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走出凶案组。即便过段时间之后你终于找到了证据再次提审他，他也会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让审问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我问她为什么会跑出巷子，她说她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艾杰尔顿对诺兰说，“我觉得她说的对，我的的确确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仍然不相信那个匿名举报者，他不相信这个女人真的在案发时跑出了巷子。而即便他相信，他也不会获得其他证据之前提审她。

“如果我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那我就会把她带到这里来，问那个唯一的问题，”他说，“可是，在此之前，我不会这么做。”

诺兰同意了。“这是你的案子，”他对艾杰尔顿说，“就按你的方式来吧。”

除了他所在分队的其他同事在案发第二天帮他做了些排查工作，艾杰尔顿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方面的帮助。就连达达里奥也保持了距离：这位警督让诺兰及时专案汇报，并告诉他如果需要帮忙，不要羞于开口，除此之外，他把这起案件完全放手给了艾杰尔顿和他的警司。

可是，达达里奥在瓦伦斯一案和佩里一案中的表现实在有天壤之别。